

READ THE ANSWER IN THIS PUZZLY
AUTHENTIC SHERLOCK HOLMES
ADVENTURE, BY ELLERY QUEEN

NORMAN COULD STOP THE MENACE OR EVEN
THE IDENTITIES OF THE BRUTE CALLERS...

RIPPER. NO MAN... EXCEPT

NOW IT CAN BE TOLD - IN THIS GRIM

SHERLOCK HOLMES ??? NEW STAR

1888 MURKIE THROUGH A QUIP

JACKEY'S SELF, ELLERY Q.

PROBLEMS IN '96.

THE TWO GREATEST MYSTERIES OF

WICH EACH OTHER - AND CLOSELY AP-

THAT WILL STUN YOU!

Sherlock Holmes

VS

Jack the Ripper

埃勒里·奎因侦探小说

A STUDY IN TERROR

恐怖的研究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朱健 译

Sherlock Holmes

VS

Jack the Ripper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NO JS

JACK THE

RIPPER?

No man can be

SHERLOCK HOLMES ???

Now it can be told

in this grim

恐怖的研究

A Study in Terror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朱婕 译

ELLERY QUEEN

Copyright © 1966 BY ELLERY QUEEN, copyright renew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CK TIME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怖的研究 / (美) 奎因著; 朱婕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133-1874-7

I . ①恐… II . ①奎… ②朱… III .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4533 号



谢刚 主持

恐怖的研究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朱婕 译

责任编辑: 邹 璞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4.75

字 数: 80千字

版 次: 2015年10月第一版 201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87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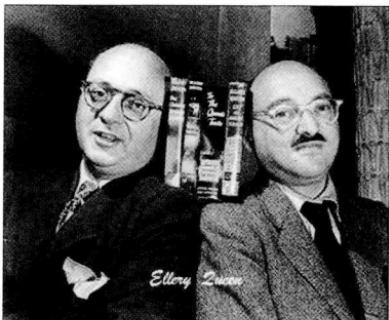
定 价: 2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午夜文库——

Frederic Dannay
"Ellery Queen"

Ellery Queen
In Memphis B. C.



埃勒里·奎因 Ellery Queen

埃勒里·奎因，美国推理小说的同义词，黄金时代三大家之一，推理王朝的建立者。

埃勒里·奎因是一对表兄弟合用的笔名。这对表兄弟在美国纽约出生。表哥是出生于一九〇五年一月十一日的曼弗德·里波夫斯基，表弟是出生于同年十月二十日的丹尼尔·纳森。成年之后，表哥改名为曼弗雷德·班宁顿·李，表弟改名为弗雷德里克·丹奈。

李和丹奈虽是兄弟，性格却截然不同。李内向沉稳，是个智慧型的学者；丹奈则张扬热情，拥有发泄不完的能量。两个人碰到一起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争吵，而且一吵就是几十年。李说过：“基本上，我们对于推理小说的看法完全不同。”丹奈则说：“我们对任何事的看法根本上都不相同。”就是这样一对冤家，却成为了推理小说创作领域的第一搭档。

一九二九年，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参加一次推理小说征文大赛。两人用几个月的时间便创作了一部名叫《罗马帽子之谜》的小说。他们将小说里的侦探命名为“埃勒里·奎因”，并同时将这个名字作为笔名，署在小说之后——这是推理小说创作历

史中第一次出现作者与侦探同名的情况。在这次合作中，丹奈负责核心诡计的构思和人物的设置，李则负责将表弟的构思润色成精彩的故事，这种合作模式堪称创举。这对表兄弟出色地完成了这部处女作，小说一举夺得征文大赛桂冠。

随后，这对表兄弟一发不可收拾，以每年一至两部的创作速度，先后创作了几十部经典的推理小说。其中的九部“国名系列”作品和四部“悲剧系列”作品被视为古典解谜推理小说最高水平的代表，是后人难以逾越的杰作。

埃勒里·奎因的推理小说注重逻辑，崇尚公平性和解释的唯一性。这对表兄弟对自己作品中的谜题设置拥有强烈的自信，他们从来不屑于误导读者，从来不向读者提供无用的信息。每当故事进行到高潮，埃勒里·奎因总会以“挑战读者”的方式与读者一决高下，而这挑战通常都以读者心悦诚服的失利告终。“挑战读者”的设置，也因此成为了奎因作品的商标和世界推理小说历史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桥段。

埃勒里·奎因没有让推理小说的辉煌仅仅停留在创作上。一九四一年，他们创办了《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EQMM)——这是足以比肩推理小说创作的一项丰功伟绩。弗雷德里克·丹奈一开始就提出了杂志的明确目标：为了“将推理小说作家的眼界提升到真正的文学水平”，为了“鼓励同行中好的作品并为之提供展示场所”，为了“发掘立志在此领域有所建树的新作家”。无数的推理文学爱好者通过这本杂志被读者接受，成长为推理小说大家甚至文学大师。例如拉丁美洲文学的代表人物博尔赫斯的处女作就发表在这本杂志上。时至今日，《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依然是世界上最专业、最成功、影响力最大的推理文学杂志。

在不休的争论之中，这对表兄弟走过了近五十年的合作之路。在这半个世纪里，他们的作品行销全球两亿余册，三度荣获推理小说最高荣誉埃德加·爱伦·坡奖。

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曼弗雷德·班宁顿·李去世；十一年后，一九八二年九月三日，弗雷德里克·丹奈长眠。

但奎因未死，王者永存！

埃勒里·奎因 作品年表

第一时期作品：

- 1929 《罗马帽子之谜》
- 1930 《法国粉末之谜》
- 1931 《荷兰鞋之谜》
- 1932 《希腊棺材之谜》
- 1932 《埃及十字架之谜》
- 1932 《X 的悲剧》
- 1932 《Y 的悲剧》
- 1933 《Z 的悲剧》
- 1933 《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
- 1933 《美国枪之谜》
- 1933 《暹罗连体人之谜》
- 1934 《疯狂下午茶》
- 1934 《中国橘子之谜》
- 1935 《西班牙披肩之谜》

第二时期作品：

- 1936 《半途之屋》
- 1937 《生死之门》
- 1937 《恶魔的报酬》
- 1938 《红桃 4》
- 1939 《龙牙》
- 1940 《上帝之灯》

第三时期作品：

- 1942 《灾难之城》
- 1943 《从前有个老女人》
- 1945 《凶手是狐》
- 1948 《十日惊奇》
- 1949 《九尾怪猫》
- 1950 《双面莱特》
- 1951 《恶之源》
- 1952 《王者已逝》

埃勒里·奎因 作品年表

- 1952 《犯罪日历》
- 1953 《血色的信》
- 1954 《玻璃村庄》
- 1955 《奎因犯罪调查局》
- 1956 《奎因探长自己的案件》
- 1958 《最后一击》

第四时期作品：

- 1963 《另一方玩家》
- 1964 《然后在第八天》
- 1965 《三角形的第四边》
- 1965 《奎因出击》
- 1966 《恐怖的研究》
- 1967 《脸对脸》
- 1968 《铜屋》
- 1968 《逃避》
- 1968 《奎因的推理试验》
- 1969 《他生命中最后的女人》
- 1971 《美好的私密之地》

目 录

1	埃勒里揭幕
7	第一章 外科医生的工具箱
18	埃勒里继续
20	第二章 沼泽地上的城堡
31	埃勒里的尝试
34	第三章 白教堂
44	第四章 穆雷的旅社
52	埃勒里接手
54	第五章 第欧根尼俱乐部
64	埃勒里的复仇调查
67	第六章 追踪凶手
77	第七章 杀猪的屠夫
85	埃勒里助手的调查报告
88	第八章 巴黎来客
95	埃勒里助手的第二次行动
99	第九章 开膛手的巢穴

目 录

- | | |
|-----|----------------|
| 107 | 埃勒里听到来自过去的消息 |
| 110 | 第十章 天使与皇冠酒吧的老虎 |
| 118 | 埃勒里助手的最后致意 |
| 119 | 第十一章 大屠杀 |
| 122 | 第十二章 开膛手的灭亡 |
| 126 | 埃勒里追溯往事 |
| 132 | 开膛手案件的最后记录 |
| 134 | 埃勒里的解释 |

埃勒里揭幕

埃勒里沉思了好一段时间。而后，他抓起打印机上的十页纸，撕了个粉碎。

他怒视着一言不发的打字机，打字机也依然回敬以沉默。

电话铃响了，埃勒里像抓到救生圈似的奔了过去。

“别对我吼！”电话里的声音低沉，充满痛苦和怨气，“我可是过得相当开心。”

“爸爸！我对您发火了吗？我正好思路卡住了。百慕大怎么样？”

“阳光，海水，还有数不清的沙子，连警棍上都沾满了。我想回家。”

埃勒里坚决地说：“不行。这次旅行花了我好大一笔钱，不把每分每厘都赚回来绝不能回家。”

奎因探长深深地叹了口气。“你总是控制我关心的一切。我算什么，一个废人？”

“您只是操劳过度了。”

“一点儿回旋余地也没有？”奎因探长满怀期待。

“好好休息，放松，忘记一切，这就是您的任务。”

“好吧，好吧。我的小房子里正热火朝天地玩着马蹄铁游戏，我也去玩一会儿吧。”

“就这样，爸爸，我明天会打电话问您战绩如何的。”

埃勒里挂上电话，又开始盯着打字机。情况依旧。他开始小心翼翼地绕着桌子踱步。

突然，门铃响了。

“钱在桌子上，自己拿。”埃勒里叫道。

可是来人并没有照做。他穿过门厅，闯入了这个正在冥思苦想的大男人的视野。“是你？”埃勒里咕哝了一声，“我以为是送外卖的那个小伙子。”

格兰特·埃姆斯三世，一个有着典型权贵阶级腔调的上流人士，穿着质地土气、价格不菲的布克兄弟西装，朝酒吧走去。

他把一个巨大的马尼拉纸信封放在吧台上，拎起一瓶威士忌和一个酒杯。“我也是来送东西的，”埃姆斯宣布，“这可是比你的五香熏牛肉重要得多的东西。”他边说边坐在了沙发上，“埃勒里，你的威士忌相当不错。”

“我很高兴你喜欢这酒。带着酒离开这里，我正在工作。”

“我要求享有你忠实读者的特权。我可是对你的每个故事都烂熟于心。”

埃勒里低吼着：“都是从你那些酒肉朋友那里听来的罢了！”

格兰特边倒酒边说：“朋友，别那么不友好。你一旦知道我此行的目的，肯定会向我道歉的。”

“你到底有何贵干？”

“送东西啊。你刚才没有听我说话吗？”

“送什么？”

“就是杜松子酒旁边的那个信封。”

埃勒里转向那个方向，格兰特又摆手让他扭回头。“大师，我坚持把这个秘密第一个告诉你。”

这时门铃又响了，三明治外卖送到。埃勒里噔噔走到门厅，一边大口嚼着三明治，一边回到客厅。

“格兰特，你为什么不去找份工作？去你父亲的冷冻食品厂，哪怕就是打个杂，总之什么都可以，只要离开我这里。我告诉你，我得工作。”

“不要转移话题。”格兰特三世说，“你不吃犹太泡菜的，对吗？我疯狂地爱吃这个。”

埃勒里递给他一片犹太泡菜，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好吧，该死的。让我们早点儿结束这件事。你要告诉我什么？”

“事件背景是这样的。昨天下午我去曼彻斯特参加了一场宴会。”

“一场宴会。”埃勒里有点嫉妒地重复。

“游泳，迷你网球，就是那些事情，没什么特别的。”

“大多数人都有在工作日下午工作的坏习惯。”

“你别想让我为那种蠢话而感到内疚。”这个花花公子说道，“我正在为你服务。我得到了一个神秘的信封，按照指示送到贵府。”

“谁的指示？”埃勒里仍然没有去看一眼那个信封。

“我也不知道。我准备走的时候，在捷豹汽车的座位上发现了它。信封上写了几行字：‘请转交给埃勒里·奎因。’我猜想一定是某个人对你太敬畏了，而不敢亲自交给你，而且非常确定我们之间有着不朽的友谊。”

“听上去无聊透顶。格兰特，这就是你要说的？如果我现在陪你玩这种小儿科的游戏，我就该千刀万剐。交稿的期限就像刀架在脖子上。还是去随便骗骗你身边的某一个姑娘吧，好吗？”

“这个信封，”格兰特像运动员似的站了起来，收回了信封，“就在这儿，按时交货，从我手上到你手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需要我做什么呢？”埃勒里刻薄地问。

“我不知道，这是一份手写的原稿，看上去非常旧。我想你应该看看。”

“想必你已经看过了？”

“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所在。作为你忠实的老朋友，我必须得检查一下这是否是一些可能毒害眼球的东西，甚至是色情文学。”

埃勒里极不情愿地扫了几眼信封上的字。“女人写的。”

“我发现内容很正常，不过，”格兰特转动着酒杯继续说，“正常，但很不平常。”

埃勒里喃喃自语：“一个标准信封，可以装下十一张八开半的纸。”

“我发誓，埃勒里，你是一名天生的书记员。你不准备打开信封吗？”

埃勒里解开拉扣，拿出一个大大的硬皮本，样式老旧，封面上印着“账本”两个字。

“好吧，”他说，“这看上去可真够古老的。”

埃勒里打开这个账本，或者说是笔记本，看了第一页，睁大了眼睛。他翻了回来，读了一遍，又翻了回来，再读了一遍。格兰特在一旁看着，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我的上帝，”他叫道，“这像是华生医生亲笔写的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手稿。”

“你说这是真的吗？”

埃勒里银色的眼睛闪闪发光。“你已经读过了，你怎么看？”

“我很难怀疑这不是真的。”

“你熟悉华生的文风吗？”

“我，”格兰特欣赏着玻璃杯中的威士忌，说道，“我可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埃勒里·奎因、爱伦·坡的崇拜者，我确信这是真迹。”

“我的朋友，你的判断未免下得太早了。”埃勒里皱着眉头，瞥了一眼他的打字机。打字机好像离得远了点儿。

“我以为你会很激动。”

“如果这是真的，我当然会很激动。但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福尔摩斯故事。”埃勒里匆匆翻阅着书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看上去是一部小说，一部遗失的小说。”他摇了摇头。

“你不相信。”

“我从三岁起就不相信圣诞老人的故事了。而格兰特，你天生相信圣诞老人与你同在。”

“你的意思是这是伪造的。”

“我并没有这么认为。但是如果要下注的话，赔率一定是天文数字。”

“可为什么有人要做这么麻烦的事？”

“有人愿上天堂，有人愿下地狱，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你至少读读第一章吧。”

“格兰特，我没有时间！”

“为了一部新的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小说？”格兰特回到吧台，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我会安静地坐在这里等着你的。”他坐回到沙发上，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真见鬼！”埃勒里怒气冲冲地瞪了好一会儿笔记本。然后，和他父亲一样，长长地叹了口气，坐下来开始读小说。

